

天堂没有

There is not a key in the paradise

徐女 著

钥匙

THERE IS NOT
A KEY IN
THE PARADISE

中国文联出版社



90255697

天堂没有 胡魁

徐女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天堂没有钥匙 / 徐女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1

ISBN 7-5059-3953-X

I. 天... II. 徐...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2441 号

书 名	天堂没有钥匙
作 者	徐 女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孙国勇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 刷	北京瑞兴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76 千字
印 张	12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059 - 3953 - X/I · 3064
定 价	21.00 元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邓恩兰的女儿	(12)
第二章 荒诞的精神万能	(32)
第三章 我被寄养魔鬼家中	(51)
第四章 善良者的报应	(74)
第五章 踏青寻食源	(87)
第六章 饥荒,风声鹤唳	(99)
第七章 大逃亡	(114)
第八章 谎言的灾祸	(138)
第九章 虚设的“天堂”	(155)
第十章 重轭下的生灵	(178)
第十一章 怜蛾点灯	(197)
第十二章 路在何方	(223)
第十三章 泪洒女儿滩	(252)
第十四章 逆风望郎山	(276)
第十五章 因祸得福	(298)
第十六章 无奈的姻缘	(316)
第十七章 扑朔迷离的望郎山	(337)
第十八章 爱,永恒的	(356)
尾 声	(369)
后 记	(375)

楔 子

——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

我仿佛又回到了望郎山，站在大干苦干、热火如潮的“卫星人民公社”大食堂门前，一片愤怒、狂妄和哀哭环绕着我……饥饿、饥饿似仇敌筑起的一道土垒困住我，一枝矛枪已对准我心窝要消灭我，我快窒息了……我得赶快逃出这牢笼！我不顾一切去推着那扇钉着铜板的大铁皮门；但是那扇铁门丝毫不动，像座巍巍大山屹立着。然而，鸠形鹄面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尚未到开饭时间，赶来吃饭的男女老幼都争先恐后地排起了长队，那队伍弯弯曲曲地伸延着，活像一条千年恐龙的化石。这是一群饥饿大军，也是一股滚滚洪流，在连草根树皮都剥光、吃完的时刻，饿红了眼的饥民犹如一支锐不可挡的“勇士”。他们把大食堂围得水泄不通，几十个年壮的开始砸门……砰！砰！在这强大的饥民中，我却是这样的渺小和可怜，恰如嵌生在山崖中的一棵小草，这样孱弱无力。我在被他们挤得快要窒息的时候，终于，“哗”的大食堂的门被砸开了；于是饥民们喧哗着一窝蜂地涌了进去，势如排山倒海……那老弱幼孺的都跟在后面；大哭大叫着，这情形使人想起丧……这是人与禽兽已经同化了的岁月。但却是似火似焰般美丽的红五月；看似一个“火红”的年代，实际制造了“美丽”的困惑；

2 天堂没有钥匙

因为浪漫的“天堂”只是一个“乌托邦”的幻想！

我拼力挤近食堂大厅的那块大黑板前，我在写着黄豆样大的一串串男男女女社员名单上，一目千行地寻找着我姨父的名字。找不着，我不禁沮丧，摸了一下饿瘪了的肚子。此刻，我失望的悲哀比起肚饥来，更使我忧愤。我也蓦然明白，我那位可敬的姨父已经永远在这黑板上消失了，并且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彻底失望！也更感到饥肠辘辘，浑身乏力又发怵……我快要死了，谁给我一口饭吃？让我尝口哪怕是剩菜残羹来润润我的饥肠吧？拿口凉水，凉凉我干渴得快冒火焰的舌头吧！谁会肯呢？谁会发慈心让饥寒交迫的女孩有一线生机呢？在我快饿得咽气的时候，人们一个个地从我身边走开、一张张人的脸褪去了……人都只管自己，谁也没有怜悯的心。然而，当大门再次打开时，又潮水般涌进老弱病残的男女，他们见大食堂已无食物能充饥了，一双双狰狞的眼睛盯着我，那情景仿佛要把我的身子给生吞活剥了。我恐惧地挣扎着爬起来，跌跌撞撞地逃出大门外，穿越门前狭窄不平的小道，我径直向山下逃去……在半山腰，我看见那只熟悉的大饭桶，它就躺在山弯边被砸碎成几十片。“谁把这宝贝疙瘩给砸了？”我痛惜地捡几片想把它拼成原貌。这时，忽见姨父飘幽幽地走近我？他黑着脸，一言不发拉上我立马避开人群，拐个弯便走进那间熟悉的草房——姨父的家！是的，这是姨父的家。

我真真实实地又回到了那个被诅咒、求生无望、欲死不能的悲惨年月！那个年代留给我们反思的不仅仅是饥饿。那是在昨天，我现在的母亲，她曾经是残忍、近乎歇斯底里的我的养母——黄嫂。是她制造了我一家的灾难，又是她把我的感情带进一个混沌时代！已被岁月尘封而辛酸的往事一幕幕在我眼前浮现起来——在恍惚中走来一个伟岸的男人，那是浮肿病不治

而死的养父，紧随其后是壮得像条牛却已久埋黄土的姨父，再后面是梳着羊角辫的小珍，她是被她母亲兑了五十斤蕃薯干给人家当了童养媳，十三岁的小雪为了吃口饱饭已经挺起了大肚子难产而死，还有茵茵、山根、小弟……那些原本该活着，却实实在在已经死去的人，还有那永远难忘又苦涩得令人咋舌的“革命草”做成的草面饼……这些人、这些事如今在国泰民安、丰衣足食的高消费时代是这般的遥远，但却又是这般的清晰，清晰得恍如昨天！对于过来的人，它就像在我们身上结了道疤的伤痕，因日子的满足而被紧紧地捂着、捂着，如今这道疤痕终于被揭开……

昨天，我的养母突然从隔壁邻居家串门回来，她一进门就叫嚷着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她那肥胖得略显臃肿的身体压瘪了沙发的一头，她激动地对我说：

“兰儿，兰儿，想不到，想不到呀！”

“妈，你怎么了？”我被她的神态吓坏了。

“唉！”养母叹口气，说，“天、天要变了——”

“是的！马上要下雨了。”我仰头看着窗外乌云翻滚的天空说，“要是下场雷雨能风凉些，天真热呀！”

“嘿——”养母苦笑。然后她沮丧地说：“我说的‘天变’不是指下雨啊！”

“那你指的是什么？”我纳闷。

“我是说——唉！”养母一时不知如何开口，她惶惑不安打量着我，搓着手，私想在斗争着说与不说。

我明白她有心事，养母一向乐观，虽然她的做人原则是从来不肯吃亏的，她的情绪也容易激动，用现代话说叫A型血。这种血型的人多数有好斗心理。因此她在家中也好，与邻人相

4 天堂没有钥匙

处也好，常为小事而寻衅争吵，她那火爆的性格，会让人难以招架的，只是那可怕“热度”一过，她依然又说又笑。她的这种性格使人无所适从，难以相处。现在她虽已是华发满头，脸上皱纹像一条条小蚯蚓，活鲜鲜地叙述着岁月的艰辛，但她的个性依旧难移。

我倒杯凉开水递给养母，说：

“妈，你顺下心，慢慢说。”我猜测一定有很大的事情。

养母接过杯子放在茶柜上，她手指着自己的心口，立时泪水婆娑地说：

“妈是——这里难过呀！”

我大吃一惊，养母一早起来喝些豆奶便去小区花园练太极拳、又去串门，回来就反常，若真是心口痛得赶快送医院。

“妈，我送你去医院！”

“不，”这时，养母已经憋不住地抽泣起来，她说：“妈是想——吃苦头的日子又要到了……”

扑哧，我笑了。养母正是大白天说梦话，吃得好，穿得好，丰衣足食，而她样样知足竟还说吃苦头的日子这样的傻话！我窥见养母还在拭泪。人老了想得多思虑也多，有时候好事情也给她想得很坏。是否得了老年痴呆症？养母体魄壮健，再说她注意保养和锻炼，所以很少生病，但我想一定是谁惹养母生气！是丈夫、孩子？不可能！莫非是生活上不顺心？也不会吧！家里彩电、冰箱、空调一应俱全。要是在三十多年前拥有这些高档东西，恐怕早被评上大资产、大地主给枪毙了！

养母口口声声说：吃苦头，这到底为啥？

“呜……想不到，我这把年纪还要赶上吃苦的日子……”养母忽然大声地抽泣起来。

“妈”我不知所措地劝道：“太平盛世，繁荣景象，哪来吃

苦日子？你有什么不痛快就说出来，憋在心里可要生病的哟！”

“兰儿，你过来。”养母拉住我就往她的房里拖。

这是三室一厅住宅，养母、儿女每人占一间，客厅后面就是养母的房间。去年旧房拆建时又扩买 20 平米，故此比较宽阔。

养母房间里的五斗橱、大衣柜都是老式的，红木床边放着根柳条扶手椅，房间整洁中散发着一股古朴的醇香。养母利索地摸出五斗橱钥匙，开了锁，她拉开抽屉底层，接着捧出只小巧精致的铁箱，她从裤口上系着的一串钥匙中，挑出一把极小的只有指甲那么大的钥匙，把铁箱打开取出只小布包。然后她一边解布包，一边悔恨不绝地喃喃自语：

“想不到，真想不到，兰儿呀，妈真是——老糊涂啊！”

我好奇地看着她剥了一层又一层的布包，三块手帕完全解开时，我惊讶地愣在那里：养母双手捧的竟是花花绿绿的粮票纸，粮票纸呀！……

“这……”我一时说不出话来。

“唉！”养母自顾心痛地数落着，“你看看，你看看！这是粮票，粮票啊！现在，唉，没用了，全作废了——呜！”

“粮票？作废了？！”我从养母手中拿过一把看，果然是粮票，是不定期限的粮票。刹那间，我眼前模糊，我的思绪纷乱了，那禁锢多年捂得牢牢的往事闸门被打开，酸甜苦辣，一时像倒了五味酱。那时的为了粮食苦不堪言，历尽艰难困苦。由于人多，供应的粮票不够吃，高价买黑市粮，有时向同事讨点补贴家用——可谁知养母竟让昔日的宝贝变成了一堆废纸？我

6 天堂没有钥匙

几乎不敢相信这个事实！^①

“我、我糊涂啊！这是牙齿缝里省下来的，我怎么没想到会作废的呀！呜——”养母抽泣得更厉害，她垂着头瘫坐在柳条椅上泪眼涟涟，显得十分懊悔。

我的心中有说不尽的惋惜和气愤，但见养母这么伤心，我知道事情已经发生了，再说也无济于事。于是连忙安慰养母，说：

“妈，作废就作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我嘴里这么说，心里还是痛惜那“宝贝疙瘩”的。我拿过来数了下，乖乖！竟有二千多斤！二千多斤，这可是笔不小的数目。可以这么说，每斤每两都是养母平时在我们众人口里抠下来的呀！

她常说“省一口，积一斗”、“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她像葛朗台一样，吝啬每一枚金钱。几十年日积月累攒下来的粮票，渗透了她多少心血！

养母有句口头禅：生儿防老，积谷防饥。她积储粮票的目的是为了遇上饥荒时能用上。若再碰上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样的大饥荒，我们家有些粮票就不用吃草根树皮了，更不用以人去兑蕃薯干了。但是，养母失算了。饥荒年年不来，粮票却越储越多。为她她仍从我们口中抠下每口饭，锲而不舍像个指挥作战的大将，运筹帷幄积累了这笔巨额“财富”，几十年来这也成了她一种精神的寄托。

^① 每个人每月都限量发放粮票（即购粮证），居民每月每人24斤，有工作的单位再补助五斤，或按工种轻重发放补助。

粮票、布票、酒票、肥皂票、火柴票、肉票、油票、豆腐票、香烟票、水产票等等，限人定量供应。

早几年，我们住所附近经常有兑粮票的小贩，什么煤球票兑换鸡蛋，五斤粮票能换一斤鸡蛋。邻居们都交易活跃，唯独养母从不舍得兑换一斤。有次，隔壁的阿姨对养母说：

“今天四斤粮票能换一斤鸡蛋，你去兑几斤吧，很合算！”

养母断然回绝，说：“我家定粮不够吃，不能兑蛋！”说着她把我拉进房里，悄声地叮嘱我：“人家要粮票兑蛋我管不了，你可千万不要眼红！”她怕我没听进去，又关照道：“粮食是宝中之宝，任何代价都不能兑！”

我讨厌养母的罗嗦，又怕扫她的兴，随口敷衍：“我知道了。”

于是我家从未有过以粮票易物的举动，在整条昌华街也属首家。

养母老了，她显得这么憔悴、这么疲惫。养父死后，养母一直与我生活，后来我有了孩子，是养母帮我抚养的。我由于工作繁忙多在外，少在家，实际上养母是掌管着我家的经济、粮票的总管家。记得有次星期六，午饭后我想休息，养母也在午睡，她忽然想起什么，起床忙把购粮证交给我说：

“兰儿，你到粮站去调些流动粮票来。”

“妈，老换流动粮票作啥？”我不满地咕哝。我知道养母每月总要换几十斤流动粮票。她总说：“那样买点心方便些。”

初春的东南风像催化剂，叫人四肢乏力。再说连续三夜加班加点，我真想躺到床上好好地歇一会儿。

“好了，去趟！”养母冲我讪讪一笑，又解释说，“早上买大饼油条好方便点，听话！”

“老兑粮票，粮站人要说闲话的！”我找借口想不去，不明白养母为什么要这样。养母有准备地从大衣柜里取出一块花布料，不容置否地说：

8 天堂没有钥匙

“你快去找小金，顺便把这块布料捎给她，就说我送给她，能做件短袖衬衫——”

“妈，你！——”我极不满地嘟起嘴。养母居然省下一年只有七尺五寸的供应布票买布送人？我想添件两用衫都因布票不够而放弃。而今——唉！我揣着那块花布，心中说不出滋味，想不去又怕她不高兴，只好走出去。

“……那里有两个小金，不要弄错，你要送给戴眼镜的那个！”养母追在身后嘱咐我。

……现在我终于明白，因为购粮证上的粮票规定过季要作废的，而流动粮票能常年通用，全国通用的更没有限口。我不禁哀叹养母的用心良苦！但是她几十年的心血，眨眼间成堆废纸，她怎能不伤心？我也痛惜！但事已至此，哭泣抱怨都无用。我劝慰着养母。而她始终无法从伤心中解脱出来。

“蒋家阿婆说过，粮油开放价格会涨得吓煞人！”

“不会的！”我想不到养母想得那么多，但为了安慰她，我把粮油开放的意义说了，直说得口干舌燥，养母才止住哭泣问：

“如此说来取消粮票还是件好事？形势发展一定要取消粮票？”

“那当然！”

“我最怕又要回到‘瓜菜代’的年月去。要是那样我又得吃苦挨饿了……”

“瓜菜代”，养母指的是饥荒年月，只这三个字，我顿时觉得身上像刮过了阴风，汗凛凛的，禁不住打个寒颤。顿了一下，我稳定了自己的情绪，又把这几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富国强国政策，取消票证理所当然的道理再次告诉养母，彻底解除了她的担忧。

养母破涕为笑说：“兰儿，你说的有道理，眼下国强民富，天下升平，要那玩艺儿多麻烦，取消一切票证理所当然，这个邓小平是真伟大！”

养母的疙瘩解开了，我却是若有所失地心中惶惶，早就道听途说的要取消票证，一旦实现，不要说养母，我也真有点说不出的感觉：是欣喜？失落？还是几十来习惯成自然对限量供应的一切票证依恋？

粮油开放了，“国”字脸一统限量供应的局面终于成为历史了。这可是梦想成真的好事啊！取而代之，“私”姓米行如雨后春笋，且品种繁多：什么泰国米、美国米、越南米……随心所欲地供人挑选，再也不用愁搭薯薯、玉米之类杂粮。我永远不会忘记，养母因没牙齿爱吃粳米，可是每人每月只配给五斤，多买一斤也不允许，苦苦要求也无用。倒幸亏养母与粮站工作人员有关系，那个小金成人之美给我多买一斤。在那个时代购粮买油不凭票，似乎只是做梦，现在梦成现实竟使人无所适从！

“真该放鞭炮庆贺一番。”养母欣喜地说。

“庆贺什么？”我的大儿子民民像阵风进来，他脱下“梦得娇”上衣随手丢在沙发上。养母忙拎起衬衫挂上衣架，她肉疼似地埋怨道：

“唉，这几百元一件的衣裳，一点也不爱惜，唉！真拿你没办法！当初我们——”

“哎——，外婆又要忆苦思甜了！”民民厌烦地打断外婆的话茬，他现在某合资企业的副总经理，钞票赚得快也花得快，他有句口头禅：人要活得潇洒，玩得潇洒。他在一个晚上玩掉一二千元都不皱眉不肉痛——养母看不惯民民玩世不恭的态度，说他是败家子，她常唠唠叨叨说：“一代不如一代！”

10 天堂没有钥匙

“随他，反正钱也是他自己挣的——”我插在中间打圆场。养母才无奈地抱怨：“这一代人没吃过苦头，这样大手大脚浪费，真拿他没办法！”

“妈，你就眼开眼闭，装作没看见吧！”我劝慰她。

几代人同住一堂，思想、行动上的代沟都是个大问题。我想我们这代人吃尽苦中苦，也理解、盼望年轻的民民他们生活能美满点。而民民这一代人是糖水里泡大的，吃着鸡蛋鱼虾都嚷着“无味”，甩派头摆阔气，已是这一代人的共性了。真是，人在福中不知福呀！

“民民，你过来，不许对外婆无礼！”我喊他。

民民眯眼撇嘴，故作幽默状，他不情愿地转过身来，不满的眼睛盯着我。儿子常说我不原则“迁就”外婆。我不以为然，只要不是重大问题，顺老人心意也是子女尽孝的一种表现。

“你去买几串一千响鞭炮来。”我摸出张一百元递给民民。

“买鞭炮？”民民惊喜了，他把钱掷还给我，一拍胸脯笑着说：

“钱我有，妈要庆祝什么？”他小时候最喜欢放鞭炮，每逢佳节喜庆日他最活跃。尽管日子艰辛，但无忧无虑的童趣真实地伴他走过来。

“是、是——”我不知说什么才好。

“我来猜！”忽然，门后传来清晰的笑声，女儿苗苗像一朵花那样飘进来，她放下牛津包，满面春风地走近我：“妈，让我来猜猜看！”

“你猜吧。”我高兴地说。

“是，外婆生日。”苗苗扑闪着大眼。

“错了。”养母一见到苗苗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她瘪瘪的

嘴唇喜得合不拢了，条条皱纹都溢满喜悦，养母最喜欢的就是苗苗。

“那是什么喜事呀？”苗苗猜了几次都没猜着，她嘟起嘴，显得不耐烦了。

“是这样，这月起定额粮票取消了，今后生活会更好！为这事外婆和我想要庆祝一番。”我如实地告诉女儿。

“背时！”兄妹俩不可理解地看着我，又看看外婆，民民向妹妹伸伸舌头，扮个鬼脸，他拿了摩托车钥匙推门出去买鞭炮。

“讨厌！”苗苗冲着养母和我嗔怪着，然后她拧开别在腰里的“随身听”，小巧的机子里顿时响起了谭咏麟的“卡拉永远OK”。她哼着曲儿走向自己的闺房。

我看着苗苗心里有气，我冲苗苗的背后说：

“等会儿妈告诉你们一个故事！”

这时候养母想起了什么，她忙捧上粮票来到厨房，“噤！”她点燃了自动煤气灶，把一张张粮票丢进灶上焚烧起来。我追上来，也不阻拦，站在一旁看养母烧着从我们口中抠下来的粮票，粮票一张一张在火中化为青烟，我望着一串串火焰，心里被惆怅、悲哀紧紧裹住，尽管事隔几十年，想起那饥荒日子人就发怵，这简直是人与禽兽同化的时代……

第一章 邓恩兰的女儿

我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妈妈，我的妈妈像风前的糠秕被吹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妈妈又像一朵祥云随日影飞去，随彩霞漂泊无踪。当一道电光照亮夜间的黑暗时，在林莽的隐密处，在旷野的最深处，我分明听见妈妈的呼叫声……

外婆回忆起妈妈，她就神采飞扬。说到我的“来历”时，外婆沉缅在往事的叙述之中：十年前，一个大雪纷飞、严寒刺骨的冬夜，妈妈从一座哥德式的教堂出来。当大门打开的时候，同时走出几个男女青年；他们都是晚祷出来的，其中有位年轻、面貌秀美的姑娘，她穿着羊毛风衣，头上裹着白绒围巾，逆风中她把围巾遮住半个脸，她就是我妈妈。当大家说笑着正要分手道晚安时，忽然，传来婴孩微弱的啼哭声，那嘶哑凄惨的哭声划破寂静的夜空，听来令人惊心，所有的人都突兀地一惊，那姑娘定下神，旋即她就顺着哭声走到教堂大门围墙的台阶上。因为哭声正从那里传出来。姑娘走上台阶，在积雪不很厚的墙角，她看到一个襁褓中的弃婴，正躺在那里啼哭挣扎……姑娘顿时起了怜悯心，一把就抱起这个弃婴，也真怪，弃婴在她怀里竟一声不哭了，弃婴睁大了眼睛可怜巴巴地望着她。姑娘拂去弃婴脸上的雪花，看着冻得发紫的脸，动了慈心。这天寒地冻的，过不了几小时，弃婴准被冻死！于是她来

不及与众人招呼，便把弃婴紧紧地裹在胸前，急急地向家跑去。

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外婆正等她回家。见她抱了个婴孩，不禁诧异地望着她。“捡的，雪地里捡的……”她说说着就把弃婴交给外婆，外婆一看顿时吓懵了，那个弃婴已经休克过去了。她急得流泪，不知如何是好……

“莫哭，莫哭，快生炭炉子……”

外婆有经验，她镇定地又找奶粉又冲糖水，又喂又灌，但被吐了出来。弃婴脸已发青，呼吸急促，已经奄奄一息了。外婆仍不慌不忙把弃婴放进棉被里，因生起炭炉，房间已暖了许多。接着又翻箱倒柜找出女儿幼时穿下的衣裳，不管合身不合身，暂时换下弃婴的湿衣服，又烧热水冲水壶，热毛巾捂弃婴手和足，这样反复折腾，弃婴终于被抢救过来。

在换衣裳时，外婆看清弃婴是个女孩，就告诉她说：“恩兰，是个女的！”

邓恩兰是妈妈的本名。邓恩兰的身世特别又平常，她的父亲是新西兰人，是位虔诚的传教士；说是为拯救更多的灵魂而甘愿四海为家，到处传福音撒种以为美事。他最后一次来中国恰逢抗战胜利，说是去一个什么地方，而从此就再没有回来过……那年恩兰才八岁。

邓恩兰的母亲、我的外婆是个华人，她传统慈爱，是一位愿意捐输爱而从不计回报的人。为了生活，外婆就开了家规模不大的书店，雇了三个伙计，从中获取微薄的利润维持着母女俩的生活。

写字台上有只橄榄型玻璃镜框嵌着妈妈的照片：她托腮凝神，神态娴雅，光彩照人。她端正的五官，白净的肌肤，碧波般美丽的大眼睛，肩披一头秀发，那是遗传的自然卷发，是她